

校园暴力的成因解析、干预困境与教师角色重构

李梦杰

民政职业大学, 中国·北京 102600

摘要: 校园暴力成因涉及个体心理、家庭教养、同伴影响及社会亚文化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本文在梳理概念界定与现状的基础上, 指出现有研究多停留于理论概述, 实证探索不足。实践干预面临三重困境: 教师普遍缺乏应对暴力的专项技能; 学生因畏惧报复而保持沉默; 暴力事件具有随机隐蔽性, 致使干预滞后。防治对策除完善法律措施与预案系统外, 更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未来研究亟需转向以教师为核心的实证干预, 探索教师作为旁观者中权威角色的现场阻断机制, 弥合政策倡导与执行层面的现实鸿沟。

关键词: 校园暴力; 干预困境; 教师角色; 旁观者效应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School Violence, Intervention Dilemma and Re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Roles

Li Mengjie

Civil Affairs Vocational University, China Beijing 102600

Abstract: The causes of school violence involve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individual psychology, family upbringing, peer influence and social subculture.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defini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most existing studies remain at the theoretical overview level, with insufficient empirical exploration. Practical intervention is confronted with three predicaments: teachers generally lack specialized skills to deal with violence; The students remained silent out of fear of revenge. Violent incidents are random and covert, which leads to delayed intervention.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legal measures and the contingency plan system,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uture research urgently needs to shift towards empirical intervention centered on teachers, exploring the on-site blocking mechanism of teachers as authoritative roles among onlookers, and bridging the practical gap between policy advocacy and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Campus violence; Intervention dilemma; Teacher role; Bystander effect

1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

校园暴力概念虽未形成统一界定, 但就行为针对在校师生实施的身体或心理暴力行为而言, 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朱晓玉, 2005; 魏彦红、李建明, 2007)。广义上, 校园暴力涵盖发生在校园及其合理辐射区域内、侵害师生人身财产权益的一切行为(吴允锋, 2009; 张蕊, 2003); 狭义上则强调发生地点的校内属性(胡琨, 2011; 王志祥, 2008)。在表现形式上, 苏尚锋(2013)将其分为轻微肢体碰撞、暴力符号化、应激性对抗及犯罪行为四类; 刘娜和陈炉丹(2007)侧重非接触性“软暴力”, 如言语羞辱与社交排斥。性别差异显著: 女生暴力更多表现为心理伤害, 即使肢体冲突也常以侮辱对方名誉为目的(李文婷, 2007)。

校园暴力常与欺凌概念混淆。学界共识认为, 欺

凌是强势一方在未受激惹下对弱势一方实施的重复性攻击, 虽属低烈度暴力, 却是校园暴力的主要形态(Smith, 1999)。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虽要求学校建立欺凌防控机制, 但因缺乏配套实施细则, 执行中仍面临“无标准、无流程、无追责”困境, 加之校方选择性忽视与涉事主体未成年人身份的司法顾虑, 校园暴力长期处于“高压倡导、低压执行”状态。

当前研究呈现三大趋向: 现状调查、相关因素分析及干预对策探讨。但国内研究以理论综述为主, 实证研究不足。认知机制层面存在“注意优先”与“解释优先”之争, 前者认为敌意解释源于选择性注意, 后者主张解释自动化发生于认知初始阶段(李小玲等, 2006)。现有研究多支持注意优先模型(寇彧等, 2005; 戴琴、冯正直, 2008), 但缺乏能有效分离两种过程的实验设计, 这构成未来研究

的重要突破口。

2 成因与危害

2.1 多维度成因

校园暴力的生成具有生态性,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其一,青春期自我意识高涨、情绪波动剧烈,半成熟心理状态使青少年易在冲突中采取冲动行为。其二,初高中阶段同伴影响力超越教师,而学校重智轻德,成绩落后学生得不到积极关注,易自我否定、厌学逃学,增加结交不良同伴的风险(梅志罡、汤志超,2007;何江军、张庆林,2006)。其三,单亲、重组家庭及独生子女群体表现出更高的暴力参与率(胡琨,2011),心理断乳期缺乏家庭情感支持时,青少年更易转向同伴或走向偏激。其四,暴力文化与网络游戏泛滥,反复激活与攻击相关的认知网络,削弱暴力抑制能力并降低共情水平(朱晓玉,2005)。

2.2 复合性危害

校园暴力危害深远。施暴者若未及时矫正,攻击行为可能固化为稳定人格倾向,增加成年后违法犯罪风险。受害者则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交回避、自我价值感崩塌等长期心理问题,此类隐性伤害常因缺乏关注而被持续忽略(季成叶,2007)。女生暴力事件尤其值得警惕,其常伴随性侮辱行为,且施暴者与受害者角色转换频繁(罗建河、徐锋,2011;李文婷,2007)。性别角色研究表明,未分化型女生在欺凌情境中表现出最低的同情心与帮助意愿(陈晓燕,2006)。

旁观者在暴力生态中扮演关键角色 宋雁慧(2012)等对我国5省学校校园暴力进行调查发现:超过80%学生曾旁观校园暴力。欺凌过程中对该行为采取的默许态度和不作为就是对欺负行为的一种正强化;最后更严重的可能产生旁观者效应,加剧受害者二次伤害。但研究亦表明,当旁观者之间具有较强社会联结或曾有积极干预经历时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欺负和受欺负行为的发生。因此:干预和预防欺负的有力措施应涉及旁观者群体(Rutkowski等,1983;Rigby & Johnson,2005)。这为干预策略的转向提供了新思路。

3 干预困境与制度张力

当前校园暴力干预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其一,教师专业准备不足。教师是现场最可能制止暴力的权威角色,但多数缺乏专项技能与心理预案,常将欺凌模糊为“同学矛盾”(Smith,1997)。其二,学生沉默文化根深蒂固。受害者畏惧报复,旁观者担心自身成为目标,集体沉默使暴力持续发酵。其三,暴力事件随机隐蔽。多发生于监控

死角或课间,突发性强,即使建立巡查制度也难以全覆盖。

制度层面的张力进一步加剧困境。国家政策文件虽多,但未形成完整反校园暴力法律体系。学校层面“重维稳、轻预防”,暴力事件常被内部消化。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施暴者的从轻处理,虽意在保护发展权,却削弱了惩戒威慑力,也未能有效回应受害者的正义诉求。

4 防治路径与教师角色核心化

对校园暴力的现实表征及其危害,前文已作概要梳理,然而如何有效应对该问题,仍构成一项现实治理难题。校园暴力并非近年始现,但其长期未获家庭与学校层面的充分重视,结合国内外经验,学校在预防与控制校园暴力犯罪中具备显著的时间与空间优势(路育,2006)。提出两类措施:一是强化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助其规避危险情境;二是引导学生摒弃暴力方式,习得和平化解冲突的技巧。基于此,提出如下对策:

4.1 构建校园暴力心理预警机制

新生入学之际,应系统开展心理健康状况筛查。戴利尔(2005)发现,易加入犯罪团伙的青少年往往呈现外向性格、强迫倾向、冒险偏好、抵触校纪、人际交往困难及家庭情感疏离等特征;季成叶(2007)亦证实,健康危险行为可作为校园暴力的早期预测因子。可设计专用问卷,于入学阶段实施心理普查。这不仅可以及时发现少数高危青少年,对其进行个案心理疏导并建立心理档案提早预防,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有效评估,及时发现群体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如适应问题、学业焦虑等),并针对该问题以开展讲座、课堂教学等形式进行疏导,以免造成更大问题。

4.2 完善校园暴力预案系统

现代传播学指出,“只有对事件进行公开、透明的报道,讲究传播策略,针对实际情况进行舆论引导,疏导民众情绪,以清晰信息代替模糊信息,以准确信息克制错误信息,才能发挥主导舆论的作用,有利于谣言的平息和事态的缓和,真正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吴允锋,2009)。学校在校园暴力问题上一味回避、忽视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会给学生一个放任自流的信号,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惨剧。因此,校方须明确宣示“零容忍”立场,依据自身类型界定暴力行为范畴:寄宿制学校应重点关注校内事件,非寄宿制学校则需加强周边隐蔽区域监控。各校应制定差异化惩戒制度,明确暴力概念、程度分级及处罚措施,于学年之初告知家长与学生,经确认后签署协议。

在家长配合基础上,建立日常防范机制,针及时制止

施暴者、保护受害者、安抚旁观者；及时调查；及时公正、公开处理暴力事件；及时开展各种善后工作。（吴允锋，2009）。

4.3 强化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应确立心理健康教育为核心的工作理念。当前心理课程未受重视，既与德育弱化有关，亦与教师职业意识不足相关。心理教师应关注整体心理状况，及时介入问题，尤其对高危与行为异常者给予个别辅导，日常教学中提前疏导适应性问题。

具体包括：加强普法教育，引导学生认识孤立、诽谤亦属暴力，强化“暴力对双方均可能造成终生伤害”的意识，从源头遏制倾向。朱晓玉（2005）指出暴力文化助长极端化，应引导学生批判审视传媒内容，借助科学数据说明暴力游戏、烟酒等危害；可请受处分学生参与课堂展示，增强说服力。开展生命教育讲座（张云飞，2003），指导学生有效自我保护，既不耐烦也不以暴制暴。推进性别与性教育，针对女生暴力中频现的性凌辱问题（李文婷，2007），须及时开展契合实际的性教育，防止心理创伤延续终身。完善心理咨询室、发泄室等硬件配置，设置意见箱，及时回应学生需求。对教师开展培训，引导摒弃成绩偏见，增强关怀意识。

5 研究展望

综观国内外文献，校园暴力研究在理论建构上已有长足进展，但实证层面仍显薄弱，尤其是针对教师角色的干预研究几乎空白。国外研究显示，约 60% 的教师倾向基于权威的干预，但较少安抚受害者，其说教策略源于专业训练匮乏（Smith，1997）。旁观者干预方案可以鼓励学生提升个人责任感和改善人际关系，提高对学校欺负行为的严重性的认识；在校园暴力事件中，施暴者和受害者都可能由于本身具有某些固有的人格特质而使干预难度增加，且由于教师对校园暴力的不重视、玩笑打闹和欺凌的界限模糊、学生不主动求助和校园暴力发生的随机隐蔽等特点促使校园暴力现象一直存在但难以解决。

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尝试教师角度对校园暴力进行干预，许多学生围观暴力却保持沉默更多是害怕受到威胁报复，但教师作为校园环境中的权威角色不仅避免这一状况，而且比学生更能有效制止暴力行为。唯有将教师从“事后处理者”转化为“现场干预者”，方能真正弥合政策倡导与执行效能之间的距离。

参考文献：

[1] 吴允锋. 建立校园暴力应急处理机制的若干思考[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09(3): 24-29.

[2] 张蕊. 校园暴力应急预案分析[J]. 教育科学研究，2003(11): 16-18.

[3] 胡琨. 家庭对初中生校园暴力行为的影响分析[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4] 王志祥. 高中校园暴力表现形式及对策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8.

[5] 苏尚锋. 中小校园暴力行为特征及其规训[J]. 中国教育学刊，2013(3): 83-86.

[6] 李文婷. 解析校园女生群体暴力[J]. 法治校园，2007(3): 36-40.

[7] 朱晓玉. 校园暴力与暴力文化的社会学思考[J].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5, 5(3): 38-42.

[8] 魏彦红，李建明. 青春期指导与校园暴力防范[J]. 教学与管理，2007(24): 24-25.

[9] 姚建龙. 校园暴力：一个概念的界定[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 27(4): 38-43.

[10] 荆春霞，王声涌，陈青山等. 广州市中学校园暴力发生情况及原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2005, 26(1): 22-23.

[11] 操学诚，路琦，牛凯等. 2010 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6): 4-14.

[12] 路育. 浅析校园暴力犯罪[J]. 法制与社会，2006(19): 197-198.

[13] 梅志罡，汤志超. 中学校园暴力：社会化视角的透析[J]. 青年探索，2007(4): 57-60.

[14] 何江军，张庆林. 校园暴力行为探析[J]. 社会心理学，2006(1): 117-120.

[15] 邹宗峰，凌建勋，林汉生等. 校园暴力危险因素和预防措施[J]. 中国健康教育，2003, 19(10): 796-797.

[16] 季成叶. 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J]. 中国学校卫生，2007, 28(4): 289-291.

[17] 刘娜，陈炉丹. 学生之间的软暴力问题分析[J]. 当代青年研究，2007(1): 77-80.

[18] 罗建河，徐锋. 谈女生校园暴力行为的现状、成因及其防治[J]. 教育探索，2011(1): 127-130.

[19] 陈晓燕. 职业学校女生欺负问题的现状及其与性别角色认同的相关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6.

[20] 宋雁慧，李志君，秦颖雪. 校园暴力旁观者的调查研究[J]. 中国教师，2013(15): 46-50.

[21] 戴利尔，戴宜生. 法律与秩序：美国在 9/11 之后

的刑事司法[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5(6): 59-64.

[22] 张云飞. 呼唤生命教育[J]. 社会, 2003(3): 1.

[23] 戴琴, 冯正直. A 型行为对情绪面孔注意偏向的影响[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7): 518-521.

[24] 寇戡, 谭晨, 马艳. 攻击性儿童与亲社会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特点比较[J]. 心理科学进展, 2005, 13(1): 59-65.

[25] 李小玲, 张文新, 纪林芹. 欺负者社会认知能力的理论述评[J].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8(4): 22-25.

[26] Smith P K, Morita Y E, Junger J E. The Nature of School Bullying: A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M]. London: Routledge, 1999.

[27] Salmivalli C. Bullying and the Peer Group: A Review[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0, 15(2): 112-120.

[28] Namie G, Lutgen-Sandvik P. Active and Passive Accomplices: The Communal Character of Workplace Bully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0(4):

343-373.

[29] Rutkowski G K, Gruder C L, Romer D. Group Cohesiveness, Social Norms, and Bystander Interven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4(3): 545-552.

[30] Rigby K, Johnson B. Student Bystanders in Australian Schools[J]. Pastoral Care in Education, 2005, 23(2): 10-16.

[31] Smith P K. Bullying in Life-spa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 249-255.

[32] Chen L M, Chang L Y C, Cheng Y Y. Choosing to Be a Defender or an Outsider in a School Bullying Incident[J].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6, 37(3): 289-302.

[33] Sairanen L, Pfeffer K. Self-Reported Handling of Bullying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Finland[J].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1, 32(3): 330-344.

作者简介: 李梦杰(1992.06-), 女, 汉族, 内蒙古人, 研究生, 助教, 研究方向: 发现与教育心理学。